

文化中国行

著名儒学研究专家、教育学者柳恩铭先生的《四书心读》丛书问世,他在接受新快报专访时表示——

以原始儒学经典“让人成人” 用唯美朗读方式“知行合一”

日前,著名儒学研究专家、教育学者柳恩铭先生的新著《四书心读》,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了首发式。《四书心读》包括《大学心读》《中庸心读》《论语心读(上下册)》《孟子心读》共5册,作者通过“重注四书”,旨在全面恢复原始儒学本真,为当代教育提供养护灵魂和滋养生命的文化精神。首发式后,柳恩铭在接受新快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原始儒学的本真即是“以人为本的伦理哲学、以民为本的政治智慧、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而这两点的实现,将“让人成为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人”。

■新快报记者 潘伟倩/文 龚吉林/图



柳恩铭

1966年生,博士,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曾是深受学生喜爱的语文教师、武汉市最年轻的中学校长、岭南民办教育拓荒者,在公办、民办学校担任过中小学校长。曾任广州市原东山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广州市教育局处长及办公室主任、天河区教育局局长等。曾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代表著作有《大学心读》《中庸心读》《论语心读》《孟子心读》《诗经心读》《学习型学校的管理理论与策略》《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及散文集《眷恋》等。

《四书心读》于我人生至为重要 它旨在全面恢复原始儒学的本真

新快报:您的新著《四书心读》近日已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您如何评价它在您事业和人生中的地位?

柳恩铭:《四书心读》的出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从17岁参加工作至今,四十春秋,它也是我之于教育人生的一份答卷。在撰写《四书心读》的二十年间乃至日前于新书首发式上,我都曾有许多眼含泪水的瞬间。首发式上,说起我恩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郑永廷先生,我是一度哽咽的。先生对我的影响深刻而久远,他给予了一个曾经的“流浪”的教书人以严格的学术规范训练。

至今我仍清晰记得2004年8月8日星期天下午3点去拜见郑永廷先生的场景。其实早在我于中山大学读研期间,心田早已被先生播下高等教育的思想火种。8月那个下午,我向他集中汇报了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取向《儒家文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他说:“儒家文化甚至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而不是背景。若作博士论文,建议你的题目改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这一改动,境界高远!先生把我这题目一改,也“逼”着我要去系统研究儒家文化。

新快报:当时您为何会带着儒家文

化这个课题去找先生?

柳恩铭: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精神家园重建问题。所谓文化,就是以文化人,就是今天的大教育理念。2003年元旦,我开始系统研究儒家文化,目的在于寻找滋养生命的文化精神。我的博士论文《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则是儒学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成果。文化没有碰撞融合就不可能有创新,就有可能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拿什么文化精神碰撞?难道拿“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显然这是糟粕。应拿先秦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等先进、普适的文化精神与现代文明精神碰撞融合,才能创造新的文化精神养护灵魂和滋养生命,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快报:2014年《论语心读》曾推出首版,本次《四书心读》丛书有哪些新特色?

柳恩铭:《四书心读》不是简单升级,而是质的飞跃;它包括《大学心读》《中庸心读》《论语心读(上下册)》《孟子心读》共5册,其中《大学心读》《中庸心读》和《孟子心读》都是我近年新作。

我认为原本《大学》与朱熹先生的《大学集注》有本质区别,因此我推翻朱熹先生的经传二分法及其调整原本顺序的做法,以原本《大学》为底本撰写《大学心读》,对朱熹先生的《大学章句

集注》进行颠覆,从内容到结构全面颠覆其观点和做法,把修身方法论带回当代。在《中庸心读》里,我认为中庸之“中”包含“中和”两字含义,“中和”是人面对某种结构而选择适中和兼顾多元的最佳策略的方法论,这种智慧成为人的气质气场,成为生命自觉和常态,就是中庸之道。撰写《孟子心读》则为深度认知和弘扬孟子的民本政治哲学。孟子的民本精神就是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华民族走到今天,支撑它的文化基因绝对是优质的。我认为先秦儒家的文化精神与今天全人类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完全吻合。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儒家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人本”二字;它与汉儒所说“三纲五常”、宋儒所说“存天理、灭人欲”有天壤之别。

所以我的《四书心读》旨在全面恢复原始儒学的本真:以人为本的伦理哲学、以民为本的政治智慧、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背离这三点,都不能成为儒学或儒家。

新快报:弘扬人本哲学、民本政治、生本教育,能做什么?

柳恩铭:能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让人成为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人,让人民成为历史自由意志的主体和本体。

“艺术朗读” 可以改变个人命运

新快报:今天,我们怎样把儒学精神或传统智慧嵌入成长教育之中?

柳恩铭:在目前条件下,我认为真正的路径是依靠千家万户,让经典走进家庭,亲子共“读”。经典的意义毋庸置疑。而从我自身经历出发,“读”可改变个人命运。

1983年,我在中师生涯的最后一个年头,普通话仍未达标,当时的语文老师颜素珍先生安排了全校普通话最好的吕泽文同学做我同桌。在她帮助下,我开始大量朗读,并赫然发现从前不甚懂的文章,在朗读中渐懂,且每次都有新体验。后来,我进一步诵读了父亲带给我的《古文观止》。那段时间,当我读《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我的理想;当我读《陋室铭》,给生活做减法就是我的人生态度。众多先贤的情思如空气般在我身心弥漫并使之充盈。得益于这种全人格朗读,一年之内我不仅学好了普通话,还做到语文成绩名列前茅、作文水平出类拔萃、演讲能力一鸣惊人。语言不仅是思想的工具,更决定思想的边界,是精神家园的依托。

这种浸润心灵的唯美朗读就是一种“知行合一”。起心动念之际,作者、作品与读者已“三位一体”。读会于心,融入灵魂,方为教育。“读”是一种全方位的灵魂浸润的过程,读着读着,很多不可言传的东西也可心领神会。经典文化养护灵魂就是如此。

新快报:就“读”而言,文本的选择需要有次第吗?

柳恩铭:我觉得,对于没有认知储备的孩子来说,“公鸡呱呱叫”和“关雎雎鸠,在河之洲”是一回事,现代城里孩子不知道公鸡为何物,与古代孩子不知道关雎为何物,大概也差不多吧!不需要刻意去想他是否真能读懂,或是否已到达某所谓既定目标。如同人吃五谷,消化多少、吸收多少,乃由每个人身体状况而定。



■《大学心读》《中庸心读》《论语心读》《孟子心读》,柳恩铭著,暨南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第1版。受访方供图

我对教育的理解 就是弘扬人性和张扬个性

新快报:今天,如何最大程度地展现先秦儒学的生命力?

柳恩铭:生命力就是人本思想,生命力就是张扬人性。我对教育的理解就是弘扬人性和张扬个性。

那么,人性在哪里?于先秦孔、孟、荀三儒家,他们三位就提倡要尊重人性,弘扬人性。人性是上天赋予人类群体的本心本性,比如慈悲、博爱,人生而有之;不见了、没有了,是因为被磨灭了、冲毁了,因此需要养护和弘扬。

个性是天赋秉性,人来到这个时代是自带精彩的,你的先天潜能是什么?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一辈子想做的事是什么?它是一定有先天的某种因素在的。教育就是要把人性给弘扬出来,把个性给张扬出来,这两件事就是教育要做的事情,还有别的吗,没有了。

新快报:具体到现在的义务教育阶段,该如何发挥经典读本力量?

柳恩铭:在课本之外,要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读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吮吸根文化精神以浸润灵魂和滋养

生命。同时也要阅读西方经典著作,东西方文化精神在生命个体中碰撞融合往往能够创造教育奇迹。

从民国元年上溯到鲁迅先生出生的30年前的青少年,少儿时代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然后东渡日本或远赴欧美留学,催生了灿若星河的文学大师、史学大师、哲学大师、科学巨人、技术巨匠等,形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大解放精彩;同样,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等,都是民国元年之后,顺延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他们少儿时代浸润经典,青年时代出国留学,生命个体中实现多元文化碰撞融合创新,再次创造了教育和科技奇迹。

我在《四书心读》首发式上曾说,撰写这部书,是源于教育责任自觉、文化责任自觉和生命责任自觉。我不能等别人了,我自己干。接下来我还会编一本诗歌选集,从《诗经》讲到舒婷;编一本散文集,从《春秋》讲到刘再复。展望将来,还将重注“五经”剩下的四部《尚书心读》《易经心读》《礼记心读》《春秋心读》。

新快报:如何有效建立人生观、价值观?儒学原典以及《四书心读》等,在其中可发挥怎样的作用?

柳恩铭:现在很多人有忧郁倾向,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回到经典文化,很多人精神上的忧郁将无药自愈。用什么治好?用文化的精神。

有些忧郁症状在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其实是种“心病”,就是在伦理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方面出了问题,不知目标何在。《大学》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就是说我知道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才有生命的定力;有了定力才会内心宁静;宁静才能身心安适;安适才能思虑绵密;思虑绵密才能突破创新。忧郁症等疾病,源于修身的方法和内容全乱了,人自我迷失、价值迷失、方法迷失了——这种迷失的“心病”只能从情感、态度、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角度去“治疗”。面对“心病”,孔子有开出“药方”:“求仁得仁”;孟子则说“学问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王阳明也有“知行合一致良知”。